

从严从快线上线下全面打击

跨境赌博首次入刑

上下联动 手段众多

“跨境赌博主要分为线下境外参赌和线上网络赌博的形式。”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向记者介绍说,线下境外赌博主要是不法分子通过提供免费出入境服务、免费往返机票等方式招揽国内人员出境进行赌博。

线上网络赌博是不法分子通过在境外架设服务器,开设网络赌博网站,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和吸引境内人员参加的赌博活动。

“相比组织人员直接去境外赌博,近年来,更为隐蔽的跨境网络赌博案件呈高发趋势。”朱巍说。

这一形势从湖南省公安厅近日公布的一些跨境赌博典型案例也可见一斑。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2020年侦办的部督“1·15”网络赌博案就是一起典型的跨境网络赌博案件。

据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介绍,涉案的“金沙线上娱乐”赌博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提供实时的网络百家乐、龙虎斗、牌九、轮盘和现场德州扑克、体育类博彩项目,通过网站木马广告、代理推广等形式发展吸引赌客注册账户,采用手机或电脑登录网站域名后,在其架设的赌博平台进行下注,涉案金额达10亿元。

跨境网络赌博,往往会通过将赌博软件分销的方式来扩大“传播范围”。

在浏阳市公安局侦办的“3·24”网络开设赌场案中,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犯罪嫌疑人许某翔自行编写代码,开发了功能齐全的红包牛牛赌博计算机器人软件,微信版称为“小苹果”,威信版称为“大富豪”。该团伙将“机器人”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将“机器人”销售给开设赌场的犯罪集团,设立微信、威信红包牛牛赌博群,通过团长拉手团伙邀集赌客参赌,赌客通过资金收付通道团伙进行赌资收付。该犯罪集团从中抽取5%的渔利,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还有一些境外赌博网站为了逃避打击,将赌资的收取支付业务外包给国内人员。

在湘西州古丈县公安局侦办的“6·4”网络开设赌场案中,境外“金沙赌场”“中彩网”等赌博网站为了规避打击,将收取赌资和支付赌资的业务外包给国内人员。国内代收、代付赌资团伙俗称“跑分”团伙,专门利用大量人员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为网赌、网诈等犯罪团伙进行资金结算。“跑分”体系高层每天与网站财务人员通过聊天软件进行对接结算,网站会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

湖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披露的一起案件中,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居民李某上网

2020年,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整合各警种资源集中攻坚,对跨境赌博依法从严从快进行全链条打击。近日,公安部公布了2020年破获跨境赌博案件的成绩单。截至2020年12月底,共破获各类跨境赌博案件3500余起,打掉涉赌平台2260余个,非法技术团队980余个,赌博推广平台1160余个,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19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5万余名。3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正式施行,跨境赌博首次写入刑法,这意味着,跨境赌博将面临更严厉的打击。



时,被一则待遇优厚的境外销售工作招聘消息吸引。不料,办理护照和签证,前往柬埔寨金边应聘后,李某的护照、通讯工具等个人物品均被没收,每天被迫使用不同的微信号在多个“工作群”编造、宣传赌博可以暴富的言论,欺骗他人“入网参赌”。

首次入刑 全面打击

“不论跨境赌博的形式如何多样,其骗取赌客赌资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网络赌博的危害性极大,除对参赌本人带来危害,还会诱发绑架、勒索等恶性犯罪,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2020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警方破获的一起入室抢劫案后就挖出了一起跨境赌博的犯罪活动。

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2019年,他下载了一款线上网络游戏,由此便身陷一场赌博骗局。警方侦查发现,这是一款由境外赌博

网站“武神娱乐”设计的直播游戏,玩家稍不小心便会被美女主播诱导,点击进入赌博程序,并通过内置的不同游戏环节,购买游戏币,进行在线赌博。

办案民警介绍,该网络游戏属于典型的骗局,后台工作人员通过控制赌博输赢的大小和赔率,对赌客进行操控,使他们血本无归。就这样,李某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输掉了40余万元,因无力偿还高额债务,最终实施犯罪。

跨境赌博危害极大,国家一直采取最严厉的打击,2021年开始,相关部门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2021年1月10日至11日,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透露,检察系统将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布指导意见,从严从重打击跨境赌博。

2月5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通告指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关联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前向公检法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属于自首,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依法免除处罚。

刘俊海表示,这是在打击的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涉赌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正式施行,此次专门新增了关于跨境赌博的刑法规定,即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这是跨境赌博首次写入刑法,今后将对跨境赌博实行更严厉的全面打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毛洪涛向记者解释称,根据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的,既包括组织、招揽中国公民赴境外实体赌场赌博,也包括利用信息网络、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网络赌博。

提高警惕 鼓励举报

除了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朱巍认为通过警方宣传、媒体报道,让民众提高对跨境赌博的警惕性同样重要。

比如当前出现的一些“杀猪盘”案件,往往先在交友或婚恋平台伪装成“白富美”或“高富帅”,通过聊天增进与受害人的感情,然后诱骗其到赌博平台进行充值赌博,最后再通过操纵开奖结果等方式进行诈骗。受害人本意并非想参赌,却一步步沦为“猪客”。

赌博平台隐秘性强,监管难度大,赌客的举报揭发对打击很有帮助,但毛洪涛指出,实际中很多赌客因为自身参赌,害怕获罪,不敢向警方举报。

“一般的参与赌博属于治安违法行为,不涉及刑事犯罪,只有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或开设赌场、组织赌博的以及为组织赌博提供帮助的,才可能涉嫌赌博及关联犯罪。有些网络赌博平台实则是诈骗平台,那么参赌人员其实是诈骗犯罪的受害人。”毛洪涛指出,司法实践中,对于跨境赌博中的参赌人员,司法机关会进行分级分类、区分评价以实现精准治理、综合治理,有积极举报、检举揭发等立功行为的,会从轻处罚。

(赵晨熙)

去年前11月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47万人

最高检:将建立覆盖性侵、拐卖等犯罪信息库

2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做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启人民检察事业新征程”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

2020年受理撤销监护权案件446件

史卫忠提到,2020年前11个月,共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04万人,起诉2.93万人。对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少捕慎诉,依法宽缓到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率38.1%,不起诉率32%,附条件不起诉率19.9%,同比分别上升4个、8个和7.8个百分点。2020年前11个月,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47万人,起诉5.07万人。2020年,检察机关受理撤销监护权案件446件,同比上升3.1倍,支持个人起诉202件,支持单位起诉109件。

“针对未成年人涉疫情案件的政策把握、证据审查、救助保护、帮教矫治等难点问题,

编发未成年人涉疫情典型案例,指导各地灵活采取远程提讯、异地协作等方式,落实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政策和程序要求。”史卫忠说,针对疫情时期17岁脑瘫儿独自在家死亡等事件,指导各地未检部门加强疫情期间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权益保障,排查涉案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照管情况,确保未成年人有人看、有人管。

加大打击校园性侵犯罪力度 从严追诉

记者注意到,2020年,检察机关加大打击校园性侵犯罪力度,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强化刑事司法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

去年最高检在监督落实“一号检察建议”阶段性工作情况中通报了河北省某小学教师张某波猥亵儿童案,张某波猥亵多名女童,邯郸市两级法院判决对张某波免予刑事

处罚。河北省检察机关依法抗诉,张某波被依法改判有期徒刑8年。同时,从简单强调“抓人多”“判刑重”的粗放型严厉打击,向更加注重立足本地发案特点和规律,精准化施策转变。

史卫忠说,针对旅馆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致性侵害案件频发问题,浙江、江苏、河北、贵州等地检察机关推动公安、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强行业管理。

截至2020年10月,各地检察机关建成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取证、救助场所1000余个。

已建立国家层面入职查询制度

据悉,2020年8月,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准入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建立了国家

层面的入职查询制度。

《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史卫忠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吸纳检察机关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规定的查询范围更广。

“一方面将查询的范围扩大至所有的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另一方面将查询的范围扩大至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他介绍,下一步,最高检将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商,推动逐步建立完善覆盖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信息库,并督促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执行从业禁止规定,确保《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孟亚旭)